

“不务正业”的巴师老师

□ 黄高德

一般来说，一所学校的老师，术业有专攻，各人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教授相应的课程。在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各科老师的专业水平那是毋庸置疑的。有社会人士评论说，巴师毕业的学生，跟现在“211”大学毕业的学生水平差不多，这其实就是对巴师老师能力的肯定。

老师专业水平高，似乎没什么可炫耀的，本在情理之中。偏偏有些老师，除了教好自己的学科，身上又长出些奇枝怪桠，对学科之外的领域产生兴趣，有的甚至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就拿覃波老师来说，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广西作协会员，在巴师教文选、语基，这些都很正常，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拉得一手悠扬动听的小提琴。据说他读大学时结识了文工团一位小提琴高手，拜之为师，琴艺大进，此后学校的文艺晚会上，都少不了覃波的身影。来到巴师后，覃波很少跟同事们吃吃喝喝，一把小提琴就是他的最佳伴侣，甚至比妻子还亲。他参与组建师生乐队，亲手组建小提琴兴趣小组，培养出不少小提琴手。巴马县举办歌手大赛，他和他的团队承担伴奏任务。

每次巴师举行文艺活动，大家最期待的是覃波登台献上一段琴艺。他单瘦的身形、醉人的表演，使得台下两三千人鸦雀无声。夜深人静，一段或凄美或清扬的琴曲飘扬在校园里空，带你幽幽入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巴师悄然兴起学书法热潮。大部分老师，不管是教哪个学科的，纷纷拿旧报纸来练字。当然，巴师历来重视“三笔字（粉笔、钢笔、毛笔）”教学训练，这是学生将来当老师的基本功。但写好字还不算书法，于是有追求的师生便自我加压，向更高的境界攀登。巴师所在地巴马县有很好的书法环境，爱好书法的师生经常与县内的书法人士交流、请教，书艺不断提高。其中翘楚要算教物理的韦渊老师，后来考上书法博士，现为广西书协副主席。教数学的老九，临起诸家名帖，有模有样，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现在巴马书法界甚为活跃，占有一席之地。一些学生受老师的影响和带动，苦练不辍，最终成为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有的毕业后干脆自立门户，搞装潢生意，或办书法培训班。在校园书风的熏陶下，连财务室老肥写的字也日见长进。有人说，如果巴师搞书法比赛，老肥的字一定能拿个奖，至少二等奖，因为他写在财务室外小牌

子上的字最实惠，如“请大家到财务领取xx费”，在生活清苦的日子，那是大家最期待看到的。

兴之所至，有时我也捉笔涂鸦，竟然得过“巴马县首届三月三书法大赛”二等奖。1992年元旦前夕，我请一位云游寿乡、经常到我那里蹭饭的广西艺术学院高才生与我一起，在硬纸片上为全班学生画新年贺卡，别出心裁。学生们得到这些纯手工贺卡，非常激动。凭着这些末技，我在学生中的形象也逐渐丰满起来。

当时老师的薪酬较低，没结婚的老师吃一餐是一餐，有家庭的老师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于是有些老师偷偷或辞职到一些民营企业任职。只是他们天生不是做“老板”的料，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回到讲坛上耕耘。

巴师老师“不务正业”，说明巴师老师有追求，多才多艺。这样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才艺不凡。分到各地中小学的巴师毕业生，根据学校需要，随便执教任何课程，甚至学校没有专业图音体老师，他们也可以兼任。有些学生因为有一技之长，比如写作、打球、唱歌、书法、画画、舞蹈等，刚毕业就被一些单位当作“宝贝”挖去。

如果说当初巴师老师的“不务正业”是个

人追求，是主动的，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不务正业”则成为一种全校性的、被动的现象。

进入二十一世纪，师范教育逐渐式微，很多师范类学校不得不另外寻找出路，重新规划办学方向。宜山师范背靠大树，直接并入河池师专。巴师何去何从，一片茫然。

学校不能消失，巴师精神还在。后来，经过深思熟虑、层层申报，巴师加挂上“河池市第三高级中学”的牌子。再后来，又增办“河池巴马国际养生旅游学校”。同时，还招收幼师班、幼儿保育班。巴马民族师范学校的牌子依然保留着，只是办学的主要方向不是培养小学师资，而是培养幼儿教师和幼儿保育员，同时还实施高中的应考教学，还有培养旅游人才。办学模式多样化了，老师还是原来的老师，师范教育的“正业”被封存，而要面对其他专业重新给自己定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适应，跨过“阵痛”期，老师们又以全新的姿态，精神焕发地站到讲台上，带高中生备战高考，精心培养幼儿教师、幼儿保育员、旅游人才。老师们角色的顺利转换，得益于他们深厚的学识功底和斑斓多彩的才艺。



□ 陈翠珊（壮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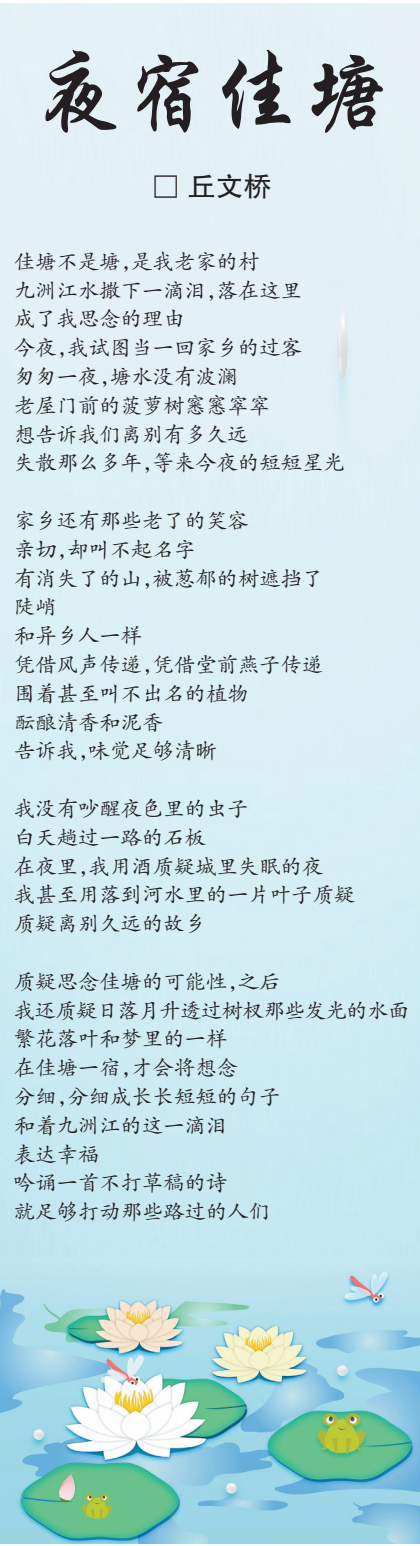
古朴的大铁门，知了声声，三两个门卫仍在重复每天枯燥的工作。纵排的扁桃树，盛夏的阳光穿过簇簇树叶，星星点点洒落在少年青葱稚嫩的脸上。一阵不知从何而起的风拂来，无拘无束，忽而聚拢，忽而漫无方向地散去，落叶与它共舞，少女的裙摆向它招手，大树迎着它欢呼，课桌上的书也都呼呼摆手。霎时间，校园里热闹起来，竟连天边的云也不禁凑过来。

天空挤满了云，似一个盛着水的厚壁重底的陶制宽口大水缸，盛着名为天空的碧蓝色的水，水面浮游着各种形态的云，静默然地似一位在伫立的尊者，任由世界如何变化喧闹，从不影响分毫。

一个暑假的休憩，熟悉的环境和陌生的人，重新组班产生的陌生感弥漫在这个教室，在一群还素不相识的人群里，一些人天生就带着光环，到哪里都能吸引他人的目光。在发展新友情时，我的社交范围只取决于我座位周围的人。可在这个狭小的一方天地，优秀的少年，被我发现了许多秘密。他成绩好，很幽默，很开朗，班上的人他都能与之相处得很好，像一个能给人温暖的小太阳，许多女孩喜欢和他聊天。越是这样优秀的人，与平凡的我越是距离遥远，我像一个游离在人群之外的路人。

夏日最热的时候好像来了。窗外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一双无形的手密密地拢住这间屋子，屋子里的人闷似打焉儿的娇花。我趴在窗口，渴望着从窗口偶尔涌入的风能带来一丝生气。本没有机会与他交集，可就像夏日不知为何而起的风，漫无方向地突然出现，莫名的机会我与他成了前后桌。看起来是近了，其实很远，完美的他，仍然给我遥远的距离感。他就像我观察的云，在天边悠悠然浮动的云，带着距离的美。他真的很吸引人，每每听见，看见，他同人说话时那股幽默劲儿，我都禁不住悄悄地发笑。可就是这样玲珑的人，因迟到在众人面前唱歌而悄悄红了藏在发间的耳朵，面上不露分毫的害羞。我止不住惊讶，平日的他能在人群里侃侃而谈，现在却因小小的一首歌而悄悄害羞。这个隐秘的发现，成了我与他之间的小秘密。我开始悄悄地观察他，企图找出他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知了叫了又叫。窗边的枝丫疯长，远处的高山仍高高耸立。我的生活多了一个人的痕迹。他的鞋带总系不好，总是打得很乱。他会在写作业入迷时不自觉地，小声地哼着跑调的歌。他常常会打包了午饭却忘带筷子。他会在物理课上靠着窗偷偷地瞌睡……这些小秘密似乎成了我走近他生活的理由。夏日仍然那么燥热，闷闷的屋子像不透气的壳子，明明没有风，可是我的心仿佛灌进了一股很大的风，激起阵阵涟漪，多了一种隐隐的情绪，却找不到窗口表达。年轻鲜活的少年时代，青葱岁月，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看了又看少年的



□ 丘文桥

佳塘不是塘，是我老家的村
九洲江水撒下一滴泪，落在这里
成了我思念的理由
今夜，我试图当一回家乡的过客
匆匆一夜，塘水没有波澜
老屋门前的菠萝树葱葱翠翠
想告诉我们离别有多久远
失散那么多年，等来今夜的短短星光

家乡还有那些老了的笑容
亲切，却叫不起名字
有消失了的，山，被葱郁的树遮挡了
陡峭
和异乡人一样
凭借风声传递，凭借堂前燕子传递
围着甚至叫不出名的植物
酝酿清香和泥香
告诉我，味觉足够清晰

我没有吵醒夜色里的虫子
白天趟过一路的石板
在夜里，我用酒质疑城里失眠的夜
我甚至用落到河水里的一片叶子质疑
质疑离别久远的故乡

质疑思念佳塘的可能性，之后
我还质疑日落月升透过树杈那些发光的水面
繁花落叶和梦里的一样
在佳塘一宿，才会将想念
分细，分细成长长短短的句子
和着九洲江的这一滴泪
表达幸福
吟诵一首不打草稿的诗
就足够打动那些路过的人们